

周宏冰 著



一个士兵的情怀

——安业民传

解放军出版社



安 业 民

目 录

开 篇	怒放的青春之花·····	(1)
第一章	他是历史教员的儿子·····	(16)
第二章	在瑞雪纷飞的年月·····	(34)
第三章	早春的马兰花·····	(45)
第四章	甜美的歌儿这样唱出来·····	(58)
第五章	清河情丝·····	(76)
第六章	列兵进行曲·····	(95)
第七章	“树挂”的品格·····	(121)
第八章	弯弯的石阶路·····	(135)
第九章	龙舌兰——威严的剑·····	(149)
第十章	“笨鸟先出林”·····	(171)
第十一章	暴风雨吹不坏、淋不透的·····	(185)
第十二章	海岸上回荡的歌声·····	(209)
续 篇	青春之花永不凋萎·····	(236)
后 记	·····	(239)

开篇 怒放的青春之花

大炮雄踞在海岸上。

这是草绿色的岸炮。绿色的伪装网下，它静静地蹲伏着，象屏息敛气，随时准备一跃而起的猛虎。它那蓝盾般的钢铁护板，平躺的烟囱般的炮身，凝聚着沉毅的力量——那是惊雷与火电的融聚。它等待着它们的瞬间释放！

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的下午五点。

一门大炮等待着对它的火电的点燃，千百门大炮等待着对它的火电的点燃。这点燃是反击，这点燃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这点燃是正义对邪恶的惩罚！受各种因素作用的台湾海峡的形势，已到了非点燃这火电不行的时刻！

围头半岛的广山阵地上，岸炮一连的瞄准手们——火与电的点燃者，正聚在主二炮的阵地上。火力排少尉排长杜西孝，仔细询问了各炮的准备情况，对他们作了最后的叮咛：

“……你们是火炮的眼睛。眼睛看不准，就谈不上打中目标。不要慌，平时怎么练，现在怎么操作。……注意，战斗中一旦射击暂停，你们一定要把炮身打回隐蔽位置，保护火炮安全……”

炮身隐蔽位置，就是在炮身零度位置挖掘的可容炮身的防弹壕。

坐在少尉左侧的一个脸色黧黑的炮手，浓密的眉毛扬了扬，瞳仁中射出犀利的光芒。他是主一炮方向瞄准手安业

民。

领会了，记下了。少尉这最后的提醒、叮咛，就象一枚钢印，深深地打在安业民的心上。回炮位的路上，他默默地走，思量着肩上责任的重大！

五点钟，“当当当！”广山指挥所外的飞机炸弹壳，急骤地敲响了。这是战斗警报，是岸炮连火力排的战斗警报。

象雄狮出山，象蛟龙出水，战士们虎腾腾地跳上炮位，阵地上卷过一阵狂风。绿色的伪装网噌噌地给掀掉了；炮盾的左、右瞄准窗，“当啷”“当啷”被打开；炮口盖取下了，第一发炮弹“咣”地推上膛，随着钢铁的“哗啦”声，射击手关上了炮栓。

炮盾内静悄悄。静得可以听见人的呼吸。炮位上双铃马蹄表的“咔咔”声，比平常似乎响了十倍，如同海岸炮的心脏在跳动。自从一九五四年设下这炮阵地以来，它还没有打响过。它憋得慌啊！特别是它后面、左面、右面的村庄，在对面袭来的炮火中冒烟、起火，村民们嚎啕、啜泣着，在焦土中翻寻亲人尸体的时候，村民们说它是木头炮。哪里知道它有钢铁的筋骨，血肉的心脏！

然而现在，到时候了，到它发言的时候了！

可是，指挥所怎么还不来命令？炮手们的心情忐忑、急切！会不会又象上一回……炮弹已经上了膛，又退下来？炮手们觉得已经过了十分钟了，双铃马蹄表的秒针，才不慌不忙地跑过第一圈。

终于，指挥所传来了第二道命令。

方向瞄准手打动转轮，高低瞄准手打动转轮，威武的、粗圆的、颇长的炮筒，第一次在大白天昂了起来，瞪着眼睛

昂了起来，象寻找猎物的狮虎。它向左边转动着，转动着，直到盯紧对面岛子的海湾里麋集着的各种舰船。

“咔咔咔……” 五点二十八分，五点二十九分，五点半十分！

防盾上的鸣音器，发出了清脆的“铃铃铃——哇！”声。这是命令。是炮手们终于盼来的“开炮”命令！

安业民猛地踩下了踏火板。“咣”地一声巨响，地动山摇，震耳欲摧。大炮象勒住了脖子的野马，可怕地前跃，又可怕地后退，那是飞向几十里外的炮弹留下的几十吨的后座力。广山上象突然掠过了几架飞机，带着啸音，越过海滩、海面，向伏卧在大海中的岛子飞去。

与此同时，整个围头炮群的大炮怒吼了，整个厦门前线的炮群怒吼了！

射手们猛地拉开炮栓，发射后的残余气体冲进炮位，工事内立刻弥漫了呛人鼻孔、刺人喉咙的瓦斯烟。炮手们以快得几乎看不清的动作，装上第二颗炮弹，插进炮膛深处，装上药包，闭上炮栓，“铃铃铃——哇！”，第二颗炮弹又呼啸着远去了……

炮弹出口的巨大轰鸣，开始还能分清是哪一门炮的，慢慢地分不清了。海空中久久地滚动着闷雷般的声音，围头半岛的大地，在这声音中颤动，颤动……

金门岛东南的料罗湾中，随着呼啸而至的炮弹，先是竖起了几道水柱，十几道水柱，几十道水柱，接着便是水的山峰，浪的峻岭。水山浪峰愤怒地咆哮着，狠狠砸在美制国民党军舰的甲板上、舰桥上。大舰小舰甚至来不及解缆起锚，便急着逃命，挤着逃命，象滚汤浇了的老鼠窝。逃跑中，有的大舰又把小艇撞沉，或者把另一条大舰拦腰撞成巨大的窟窿。

金門島上突然下起了鋼鐵暴雨，突然襲來了八級地震。到處是爆炸的火光，到處是白色的煙朵。正在舉行“周末狂歡”的國民黨軍防衛司令部，轉瞬間亂成一團。軍官們驚吓得噉噉着亂竄，太太們撅着屁股鑽進桌子底下。山珍海味、水陸八珍的饌肴撒了滿地……

無數告急電話，打進這亂糟糟的“司令部”。

國民黨軍防衛司令部的將校們，並非只會跳舞的草包，他們已經做了多日的準備，他們有許多大口徑重炮。這些重炮的工事里，早已儲備了大陸各目標的射擊諸元。幾分鐘後，他們開始反撲了。

廣山陣地前面的海灘上，突然閃出一片火光，飄起十幾柱褐色煙塵。第二群炮弹落下，已是三十幾柱煙塵，而且向廣山陣地移近。這說明，對方起码集中了八個重炮連的火力，向我圍頭岸炮連壓了過來。

圍頭炮群指揮員一發現對方凶猛反撲，便命令陸軍地炮進行压制射擊。但對方的炮陣地，多是永久、半永久式工事，一時難以摧毀，炮戰進入了相持狀態。

國民黨軍是下了狠心，不顧一切地集中力量來摧毀我圍頭海岸炮的。因為這些海岸炮，對他們港灣的威脅最大。他們的二四〇毫米榴彈炮、二〇三毫米榴彈炮、一五五毫米加农炮和榴彈炮打來的炮弹，象一群“嘎嘎”叫着的黑老鴿，撲落在圍頭半島上。廣山陣地上炮聲如雷，彈片在空中尖嘯着，穿過濃云般的硝烟。炮弹爆炸的閃光驟亮驟滅。穿甲彈、爆破杀伤彈、空炸榴彈……對這樣土木結構的暴露工事，竟拿出了對付裝甲艦艇、鋼筋水泥工事的火力。然而，我們這個炮連，在八倍于自己的火力压制下，仍然把一顆顆炮弹，準確地送到國民黨的艦艇上。

炮长尹大安向大家报告着指挥所传来的胜利消息：

“目标中弹！”

“目标起火！”

“……”他突然觉得右小腿被什么东西猛捅了一下，差点软瘫。他眼睛向下一瞄，见小腿上嵌着半块弹皮，已经流出鲜血。他看看炮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操作，没有看见他负伤。他便若无其事地弯下腰，把弹皮狠劲拔出，又把高卷着的裤腿放下来。他想遮住伤口。但那鲜血却象红色的小蛇，顺小腿爬到地面上。

坚强而又憨厚的尹大安啊！

搬炮弹的八号手发现了：“炮长，你负伤了！”

“不要吭声！”尹大安压低声音，严厉地说。

但是，除了脊背朝后的炮上号手，谁没有看见那股红的小蛇！这是血啊，是共产党员、老志愿军战士的血啊！这是精神，是共产党员、老志愿军战士的精神！大家的操作更加准确、有力，动作更加勇猛、协调。

突然，火光一闪，一颗空炸榴弹，在炮后三米来高的空中“嘎”地爆炸。一块灼热的弹片，钻进了右交通沟口的猫耳洞，击中了放在那里的一堆药包。药包冒烟了，一眨眼工夫就窜出了火苗。伸手去取药包的运药手一惊，急忙大喊：“炮长，药包着火啦！”他的话音未落，药包便“轰”地一声，腾起烈火。

尹大安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炮手，他立即意识到了严重的危险。药包的燃烧威胁到全体炮手的生命，威胁到他这门炮的生存。而且，工事内并不只是放着一堆药包，还有几百颗弹头。这弹头装在木板箱中，两颗一箱，就存放在工事左侧的小仓库里。这些弹头倘若被烈火引爆，足以把整个

广山阵地掀上半空！而从右交通沟口冲出的火龙，首先扑向的便是这弹头库。尹大安急了。他想回头看看，但还没来得及，后脖颈上便感到刀削一般疼痛！他明白已被火舌舔上。他差点倒下去，就势扶住炮盾。睁眼再看，已是满目火光。他完全清醒了，急忙大吼一声：

“射击暂停，散开灭火！”

炮手们“哗”地散开。有的扑向灭火器，有的扑向水缸，有的扑向铁锹和沙土。等他们转过身来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已被烈火包围的大炮在转动。他们不由地一阵惊呼：

“安业民——安业民在炮上！”

烈火中，他们看见安业民仿佛是一尊塑像，正迅捷地转动着已被映红了的巍巍炮身……

今天下午的仗，安业民打得十分顺手。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战斗。说不紧张，那是假话。开始的时候，确实紧张。但打过两群、三群炮弹之后，紧张的心理消失了。他的心情平静了，手脚利索了，而且越打越平静，越打越利索。脸上的汗，象无数道小溪，挟带着脸上的烟尘，流到眼睛里，流到嘴巴中，流到胸膛上……他的水兵衫湿透了，裤子湿透了，鞋子也湿透了，但他全然没有感觉。甚至连炮弹爆炸的震天巨响，雪亮的闪光，弹片扑打防盾的哗哗“雨声”，也都远在九千里之外。他眼前只有一个东西：目标；他耳边只有一种声音：命令。

然而，他全神贯注的听觉里，却突然闯进运药手的惊呼：“药包着火啦！”接着，是炮长浑厚的、浓重河南味的命令：“射击暂停，散开灭火！”

安业民知道这火的厉害。药包，由百十根指头粗细的硝化无烟火药捆组成。别看它只有三尺长，二十来斤重，装进

炮膛，却可以把几十公斤重的弹头打出去几十公里！它产生的推力是四十一万五千公斤，可以顶近千匹好马，可以顶两三千个棒小伙！它能使炮膛内的温度，升到摄氏五百度以上！刚入伍时，安业民曾看过这种火药燃烧：从报废的药包中，取出四根火药捆，放在操场中间，点着导火索，“轰”地一声，竟窜起了两层楼高的，炽白得象闪电似的火焰！而那仅仅是几根药捆，现在却是六七个药包，六七百根药捆！

怎么办？

炮长有命令，射击暂停，散开灭火。他身边的装定手已经跳下炮盘。

是的，这是命令。但对于他安业民，“射击暂停”四个字，正如一道闪电，把他心中的一枚钢印照亮：

“战斗中一旦射击暂停，一定要把炮身打回隐蔽位置，保护火炮安全！”

这是排长的叮咛。这位老炮兵的叮咛中，不知含有多少经验、教训！是的，现在的炮身，还暴露在左侧对海发射位置。如果不打进隐蔽壕中，就极有可能被密集如雨的敌弹损伤。但是要打回炮身，自己就无法躲开那呼隆隆怪叫着的火龙的利爪钢牙！

严峻的考验，千分之一秒的考虑时间！

安业民连万分之一的考虑时间都没有用。一听见炮长“射击暂停”的命令，他就飞快地向右，向隐蔽壕方向打动了转轮。

就在他打动方向转轮的一霎那，火龙那炽热的舌头，舔住了炮尾。

沾满硝烟的、草绿色的炮身保护漆，立即“劈劈啪啪”地燃烧着，皴裂，焦糊。

但是炮身在转动。

紧接着，炽烈的火龙的舌头，呼隆隆地舔住了安业民的脊背，舔住了他光裸着的两只胳膊。

汗浸的，象从水中捞出来的海魂衫，顿时烧成了飞灰，沾满硝烟的皮肤，顿时发出了“吱吱”的呻吟。

但是炮身还在转动。

炽烈的大火，已经呼隆隆卷过安业民的身体，冲到防盾内壁上。内壁上的白漆，立即蜷曲着，烧成了黄色的锅巴和焦黑的炭壳。那火又反卷回来，舔着了安业民的前胸，舔着了安业民的眉毛、头发，灼烧着他的眼睛、两颊。

但是炮身仍在转动。

后来的烈火，继续朝安业民脊梁扑去，继续朝防盾内壁扑去，继续被防盾内壁挡回来，反卷到安业民胸膛上。它象无数条恶毒的蛇蝎，绕缠着安业民，把他的表层皮肤吞噬掉，又向着细胞软组织进攻。

一点点开水溅到手臂上，人会触电似地猛缩回手来；打铁的火星溅到脚面上，人会神经质地跺着脚喊痛。我们怎能想象安业民全身被烈火灼烧时的疼痛，象电击？象刀削？象动物利爪锐牙的撕抓噬咬？我们又怎能想象，他要具有多么坚强的意志，才能忍受这剧烈的疼痛，完成保护火炮的壮举？然而他做到了！他屏着气息，微眯眼睛，头脑格外清楚，手脚格外灵活。在他熟练的操作下，大炮缓缓地向右，向隐蔽壕方向转过去，转过去……

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

终于，大炮转到了零度位置，炮身被放进了隐蔽壕中。

安业民身带烈火跳下炮盘，冲出火焰。他就地连打两个滚。大家也急忙帮他扑打……

火熄灭了，安业民却已经昏迷过去。他的头发、眉毛全烧尽了，耳轮也被烧得模糊不全。海魂衫的碎片和灰烬，黑蝴蝶、白蝴蝶般粘在他烧掉了皮肤的白肉上，水兵裤烧成了破烂的裤衩！

但是他保护了大炮——正在这时，金门打来的一群炮弹呼啸而至，把成吨成吨的泥土、石块崩上半空。在炮身原先的位置附近，十几株小松树同时跳了一下，被齐刷刷地炸断。处于隐蔽位置的炮身却安然无恙。更重要的是，由于安业民打回了炮身，钢铁的炮盾切断了火路，那火龙没能继续扑向弹头库——而弹头箱向火的这一面，只有七八毫米厚的木板，已有一半被火烧成了炭壳！倘若再晚片刻，后果不堪设想！

危及整门炮、整个炮阵地的灾难避免了。炮手们围着于千钧一发之际化险为夷的英雄，急切地呼唤着他的名字……

他醒来了，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了身边的战友，和随一炮战斗的营政委。政委正端着一杯水，递到他的唇边：“小安同志，安心休息。我们会严惩他们！”

这话语象春风浴过安业民的全身。他深情地把杯子推回去：“政委，你喝吧，你辛苦啦……”

听到消息的火力排长杜西孝，急匆匆从二炮赶来了。在交通沟口，他看到了安业民那浑身上下瘡人的烧伤，不由得心中一紧。这是谁？他认不出来了。但安业民却已经认出了排长。他象看到了久别的亲人：“排长，你好，你……受伤了没有？你……”

从那已经沙哑的声音中，杜排长才知道是安业民。多熟悉的同志啊，却被烧成这模样！多好的战士啊，自己负了如此重伤，却首先关心别人。杜西孝的脸在抽搐，喉眼哽咽

了：“我……没受伤。小安，你怎么样？你的伤……”

安业民显得有些急躁。他打断排长的话：“我没什么，排长，真糟糕，火炮好象出故障啦。炮长正在修，你快去看看吧！”

杜西孝不敢停留，忙奔到炮上，帮助排除了故障。当他又回到交通沟口，想好好察看安业民的伤势时，工事内传来了尹大安沙哑的喊声：“炮后集合！”

集合了。带着各种伤的炮手们，虎彪彪地站在了大炮后面。

人们一把没抓住，全身被烧伤的安业民，快步冲进了行列。

这是战斗集体的重新组合。小个子炮长尹大安，望着他巨人般的、满脸硝烟的战友们，心中一阵自豪：“金门那边还当把咱打哑了。叫他看看吧，同志们。他打咱一发，咱还他十发。准备战斗！”

安业民抢先登上炮盘，迅速地检查一遍火炮仪器，响亮地喊出“好”的回招。

尹大安拿起受话器向指挥所报告：“一炮准备好！”

装填！钢铁的、曲尺状的送弹机，把几十公斤的弹头送进了炮膛……

钢铁的“一炮”又打响了。

刘政委为安业民的伤势焦急，又担心射击的准确性受到影响，便派弹药长^①岳殿文来接替他。岳殿文来到炮位，看到安业民的脊背上，一大片脱了皮的白肉，粘着灰黑色、焦黄色的海魂衫碎片和细细的灰褐色沙粒。黄色的油珠从白肉

^① 在炮战中，岸炮班副班长负责组织弹药供应，故称弹药长。

中渗出，有的已有黄豆大。它们随着炮后座的剧烈震动，一滴滴地滴到炮盘上……

然而，安业民却拒绝了副班长：“我能完成任务，请政委放心！”

岳殿文没有办法，只好回弹药库。

过了十分钟，他又被政委派来接替安业民。

这时的炮阵地上，一片昏暗。爆炸掀起的土尘和硝烟，在半岛上空不高的地方，聚成了厚厚的、海风也吹不散的黑云。炮位周围青枝翠叶的树木，被炮火齐刷刷地切断，只剩下秃秃的半截桩。至少有百年寿命的老榕树，被炮火犁出了巨粗的根系，如中风的老人瘫倒在路边。地上浮土很深，每一脚都踩着炮弹皮子。民兵和晋江三中（在金井镇）的学生们，在交通沟中飞跑着运送弹药。火炮的炮下号手们，光着脊梁龙虎般腾跃，他们浑身是黑灰、是汗水。他们十分干渴。尽管围头姑娘吴秋红送来了冷开水，他们也没有喝水的两秒钟。炮弹几秒钟一发，输送、操作的链条，在谁手里都不能卡住。

岳殿文从炮手们的空隙中跳到炮盘上，一种异常的气味扑鼻而来。他仔细嗅嗅，才知那气味是从安业民背上散发出来的。那背上的一片白肉不见了，附沾上了一层青灰色的烟尘。本来珠粒般的燎泡，有的已变到小茶盅大小。炮剧烈地后座着，安业民的身体也随之而震跳，随着这震跳，他背上、胳膊上那发黑的、烧烂的肌肉，有几块竟脱落下来，落在炮盘上！安业民的整个后背都在一阵阵地抽搐着……

岳殿文的眼睛涌满了泪水。他有着一个采茶人的大个头，长得象塞尔敦，曾自命为铁石心肠。此刻，那“铁石”的心尖却突然缩紧！这是何等的疼痛！安业民怎能忍受得了啊！

“安业民，你下去，我来干！”

“不！”安业民的回答，是那样倔强。随着回答，他又“嗖嗖嗖”地打动了转轮。

岳殿文为难了。他是个急性子火爆脾气：“安业民，你怎么……”但他停住了自己的话。当兵好几年，总算有了这点耐性。“也好，我就站在这里，给他保驾。”岳殿文想，“万一他坚持不了，马上就可以顶上去。”但他眼前的安业民，腰板儿挺得笔直，胳膊是那么有力地打着方向转轮，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仪器，显出从来没有过的虎虎生气。他准确地执行射击口令，没有出现哪怕是一米位的误差。岳殿文简直惊呆了！

又是十分钟过去了，营政委亲自来了。

“安业民，你下去！让副班长……”

“不，政委，我能行！”安业民异常坚定地表示。

这时，出现了炮弹不发火的故障，停射三十秒钟。

一阵轻松，剧痛袭来，安业民身体斜靠在防盾上。他的意识出现了短暂的朦胧。朦胧中，他似乎正在写着日记，昨天的日记，这篇日记，就是他的战前决心书：

人生总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如泰山。人民的英雄董存瑞、黄继光，为了战斗的胜利，挺身而出。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们的英雄行为，教育了无数活着的人，直到子孙万代。

革命战士之所以活着，只应该有一个目的。就是对人民有用。我们来前线惩罚敌人，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在战斗中如果出现紧急关头，我一定勇往直前，决不退缩。

安业民突然警觉了。他咬紧牙关，猛地挺正身子。他的

眼睛重新明亮，他的脑子重新清晰。他清楚地听见炮长正下达新的发射口令：

“×号目标，距离××××，方位××，预备——”

安业民敏捷地打动转轮，把瞄准线准确地对准了目标，迅速地报“好！”紧接着这个“好”字，尹大安下达了“放”的口令。

带着战士们的鲜血和仇恨的炮弹，呼啸着飞了出去。

在安业民精神鼓舞下，全炮被烧伤的六个主要炮手，没有一个下战位的：

一号手被烧伤了。这时，大炮护膛剂和弹壳油因受热融化，一开栓就甩到他身上脸上。真正成了“滚油泼身”。但他丝毫不顾，动作反倒更加机敏准确。

二号手两腿受伤不能站直，就半蹲半站，来回跳跃着装填。

……炮战进入了白炽状态。炮身呈现出可怕的暗红。在正常情况下，每射击三十分钟，就应该停顿下来，或更换炮管，或让炮管冷却冷却。但是现在，炮战正激烈，正是要压倒对方的关口，怎么能够让射击停顿！民兵们抱起水湿的棉被捂到炮身上，棉被瞬间便被烘干点燃。药包送进炮膛，关上炮栓，无须拉火，弹头就自动发射出去了……

在这样的英雄战士面前，在这样凌厉的攻势面前，对方招架不住了。他们慌乱得连弹头引信都来不及旋紧，就打过来了。他们最终失去了还手之力。

这激烈的炮战，一直持续了四十分钟。

国民党军的几条舰艇被打沉、打瘫了，一个师部、八个团部、多处仓库飞上了天，连他们的防卫司令部，也被轰得七零八落。

黑幕从远方的海上缓缓地扯过来。在这黑茫茫的背景上，金門岛象被砸烂了的乌龟，奄奄一息地浮在海上。它的背上燃着熊熊大火，那火映红了附近的海面，映红了半边夜空。

广山阵地上，点起了沼气电池灯。军民们忙着整修工事，擦拭武器，准备迎接明天的战斗。

副指导员带着担架来抬伤员。

安业民烧伤的脸部已经高高地浮肿起来。但是，他一听副指导员叫他下去，忙摸起一块擦炮布，站起来说：“不，我能坚持，我在擦炮。”他摇晃着往前走了两步，以为到炮位了，但是一伸手，却扑了一个空……

指导员张玉书扶住他，忍着泪水，以严肃的口吻说，“小安，你是共青团员，应该服从命令。”

命令！安业民浮肿的嘴唇动了动，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痛苦地呼出一口长气，转身向交通沟走去。救护队的同志要来扶他，被他推开。大家干着急跟随着他，一步，两步，三步……没走多远，他便摇晃着倒下了。

张玉书扑簌簌落着泪，把他抬上了担架……

张玉书惊叹不止！北京来的战地记者激动得简直秉笔难书！安业民是如何坚持下来的？他的眼皮烧浮肿了，肿得眼睛成了一条细缝。但那细缝中的光，竟能看准光线微弱、刻度细密的仪器分划盘，竟能对准和缝衣针差不多的仪表指针！打动方向转轮需要十几斤的力气。平常也许算不了什么。但此刻，他那两只胳膊的肌肉已经烧得不成条块、不成体系了，他却能长达四十分钟地扳动着转轮！他的大脑中枢，时刻经受着剧疼的强刺激，他却能一字不差地听清口令，以精湛的技术排除空回，对准仪器指针和瞄准线！这在